

武侯文史

成都市武侯区政协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

7

第七辑

卷之七

第七辑

一九九八年元月

成都

责任编辑:李文义

武侯文史

(第七辑)

成都市武侯区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成都创新包装
印刷厂 印

准印证号:成都市字第 3606 号

32 开本 6.5 印张 字数 11 万字 册数 1—1200

内部发行

工本费 8.00 元

EAG 110
封面题字:聂荣贵(四川省政协主席)

名誉主编:颜兴元 刘萃芳

主 编:邓起富

副 主 编:李文义 刘孝昌

参加本辑编审工作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

丁晨滨 马士弘 王正国 米大中

刘中柱 任顺枢 张全昌 李定一

吴荣武 席仿山 龚 浔 梁玉文

龚锡风 谭明礼

目 录

· 喜迎香港回归 ·

- 庆香港回归 李国瑜(1)
- 七律三首
- 沁园春二首 肖金石(3)
- 喜迎香港暨十五大召开
- 迎香港回归诗词二首 李定一(5)
- 三次到香港的不同感受 莫寿祖(6)

· 经济纵横 ·

- 簇桥乡镇企业的由来与发展 罗开华(10)
- 在从乡到街的过渡中开展第二次创业 陈家云(15)
- 解放前后四川的部分交通情况回顾 樊 浔(20)
- 从农机站到加油站 王齐志(28)
- 打破禁区建设成昆铁路 方 察 张全昌(34)
- 记勘测设计成昆线的设计大师胡惠泉
- 高升桥的变迁 玄 武(41)
- 蓬勃发展的武侯区乡镇企业 张 平(46)

· 漫话府南河 ·

- 广场响天籥乐柱奏八音 孙丹木(56)
- 府南河音乐广场简介
- “济川轮”航行府河前前后后 刘中柱(58)

· 教育天地 ·

- 成都市第四十三中学 谭明礼 任顺根(63)
- 成都市第五十中学 刘光禄(68)
- 前进中的四川省川剧学校 徐 亮(74)

四川省旅游学校 张 琥(79)

成都市磨子桥小学 尹莉 代素芳(82)

· 医卫福利 ·

发展壮大中的武侯中医医院 田一川 费经欧(87)

前进中的武侯区第一人民医院 刘衍春 罗洪儒(93)

武侯区敬老院的建设与发展 黄曙光(98)

· 民族宗教 ·

清定上师在沙弥堂 郑建邦(107)

· 街乡史略 ·

望江路街道办事处今昔 李文义(116)

古镇春晖话簇桥 吴心全 刘 矩(126)

——簇桥乡建置沿革简述

· 人物春秋 ·

爱国志士刘汉章传略 刘孝昌(133)

锦江怒涛 余天潢(136)

——记余天觉烈士在成都学运斗争中的事迹

· 艺海拾零 ·

享誉中外的南虹艺专 曹 丹(156)

回忆“海星合唱团” 梁保年(164)

在黑暗中拼搏的“棘原社” 青 江(170)

· 史海钩沉 ·

成都掌故拾遗 谭明礼(172)

武侯祠琐记 龙夫(179)

也谈汪精卫之死 席懋修(189)

袁世凯的走卒陈二庵在四川 张善熙(201)

庆香港回归

李国瑜

七律三首

香港回归,举国欢腾。百年国耻,一朝湔雪,两制奇勋,再造山川。兹题《群仙献瑞庆还珠大画》,为写七律三首,以讴歌盛世丰功。



群仙花雨散芳晴,彩翼飘风荡远邛。
八座香霏花会海,千夷舞蹇凤翔楸。
金辉赤县虹霓影,雪浪香江碧玉流。
万丈飞桥云外起,人间天上醉清秋。

二、

金瓯万里净无尘,南海波澄集锦鳞。
一夜天风吹泽雨,百年父老沐芳春。

荆花旗动红千道，神女巾飘霞万寻。
故迹沧桑今换世，家家欢颂岁华新。

三、

波澄南海集群仙，旗绘荆花耀眼繁。
大地山河金锦绣，明珠香港彩斑斓。
百年妖梦惊风雨，一夕笙箫激曙天。
云外虹霓光禹甸，神州齐唱月儿圆。

作者系西南民院特约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学术委员；中华韵文学会理事；美国美东诗友会顾问；全球汉诗诗友联盟顾问。

征稿：张全昌



沁园春二首

——喜迎回归暨十五大召开

肖金石

七一良辰，世界宾迎，云霞满天。看中华儿女，眉扬气吐；九州大地，水笑山欢。割让蒙羞，欺凌驱驻，民族辛酸难尽言。喜今日，幸明珠还浦，完璧归原。太平顶立庄严！恰倒计时针正点悬。指英旗降落，万邦翘首；五星升起，亿众开颜。两制宏规，港人治港，不变先行五十年。好模式、待澳台踵接，庆大团圆。

二

香港回归，史页新编，两制奇葩。赏巍巍岱岳，天高云散；滔滔江海，定浪平沙。倒计时终，沧桑一霎，十亿豪情迸泪花。

齐欢唱，幸“别来无恙”，骨肉还家。牛年事事殊嘉。更多喜临门姐妹奢。颂党生七一，民康国泰；会开十五，振夏兴华。团结迈前，和衷共济，经建精神两手抓。指前路，正东方已晓，一派朝霞。

作者系《四川黄埔》杂志编辑，成都银杏诗社诗人。

征稿：刘中柱



迎香港回归诗词二首

李定一

满庭芳

巴蜀欢歌，狮龙杂戏，“万岁”声震长天。柳娇花媚，锦水闹喧喧。香港回归此日，心情阔，返我童颜。今几个无须酒醒，飞梦越关山。

当年；清失策，开门揖盗，拱手输权。只赢得中华、半世烽烟。幸有红旗漫卷，齐呼唤，变了人间。全民起，挺胸奋背，粪土霸王鞭。

香港回归抒怀

痛饮黄龙胆气豪，百年雪耻在今朝。
生机满眼乾坤小，壮志凌云日月骄。
一遍红旗开北斗，千层翠绣撼南皋。
台澎联袂归来日，牧马华山解战袍。

三次到香港的不同感受

吴寿祖

香港回归,全国欢庆,世界瞩目。我是一个台属,哥哥奚承祖在台湾,堂兄鲍善士在香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我曾三次到过香港。三次在香港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感受均不相同,而这“不相同”的三次经历、见闻和感受,又是与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在全国一片欢腾共庆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里,我更是思潮起伏,激动万分,并发自内心的欢乐和扬眉吐气的豪迈感,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84年10月。定居台湾的哥哥奚承祖约我到香港“聚一聚”,尽管我当时还在教书,教学任务很重,但上级有关部门对我关怀备至,很快就批准我到香港探亲并办理好有关手续。按说第一次去到一处新地方,特别是去那里兄弟相聚畅叙同胞手足情,新鲜感应该很浓,心情应很愉快的,但一进入香港,见到那里到处挂着、插着英国“米”字旗,心里便萌生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暂住在弥敦道一位朋友的家里,他家居室豪华,足以让我看到香港同胞的生活富裕,领略到香港人工作、生活的“快节奏”。弥敦道是香港的一处繁华地,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双层客车”,第一次乘坐了手扶电梯,香港的经济繁荣,灯红酒绿,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我一看到香港方面给我的有关“暂住”手续明确规定要我:只准在香港探亲,不准在那求学、打工……等等。否则,一

经发现,立即“送”回大陆。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还让我感到难受的是: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穷教书匠”,香港的亲友见到我,热情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内心深处却似乎害怕我开口向他们借钱,乐意“周济、打发”几个就让我赶紧离开;还听当地人说“香港有处国民党人居住的地方,大陆去港的人如果“冒失”闯进去,就有被活活打死的可能。这种“被人看不起,处处受限制”的当时处境,没有亲自经历过,就很难品尝那种辛酸滋味,恰恰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哥哥奚承祖都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从“台”到“港”的手续不易办吧?),迟迟没能到香港来。迫于经济压力,也出于自己有薄技在身,想要“露一手”以显示大陆人并不笨的想法,经亲友介绍,我去香港一家餐厅主厨烹饪,悄悄地干起了“打工”活。过了近3个月,哥哥奚承祖终于到香港来了。这原本是让我喜出望外的好事,却没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喜悦。因为按香港当时的规定:他不能在香港停留,只能在机场会友。我们这对朝思暮想骨肉团聚的同胞手足,只好也只能在香港机场相见,连“龙门阵”都没能多摆,就匆匆别离了,好不让人心欠欠的感到遗憾!香港,本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可我们中国人的同胞兄弟,却在那里不能找到能够容纳我们聚会的场所,我的心里感到空荡荡的,无比痛苦。因此,尽管餐厅老板看中我主厨手艺不错,愿以2000元至3000元港币的“月薪”让我在那里长干下去,还愿意帮我办好在香港的长住手续,我还是坚决地辞去“打工”活,按时从香港回来,回到了我的教学岗位,后来我才得知,这年9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协议;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要次年(1985年)5月27日才正式生效,我恰好是在那“达成协议还没有正式生效”的时候

去香港的；加之当时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还很不发达，我们的土特产在香港市场的销价也相当低，常常是“一车皮鸭梨甚至猪肉的售价抵不上美国卖一台电脑”，因而我在香港遭冷遇，被人看不起，就不足为怪了。

我第二次去香港，是1992年4月。在深圳旅游的我，应堂兄鲍善士的邀请，去香港太古城游玩。这次去香港，我已是“今非昔比”：退休以后，我于1987年自筹资金在成都外东三瓦窑办起了成都市华盛傢俱装饰材料厂，靠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加之本人奋力拼搏，企业经济效益也还可观。几年过后，我小有节余，因此这次去香港，自己“腰杆比较硬”，是以企业老板的身份去的，又是鲍善士的热情邀请，我这次到香港，住进鲍善士的“太古集团”以后，在“闲谈”中得知，堂兄鲍善士的儿子鲍为春，把在香港公司的股本撤到加拿大去了。据说在香港，那种“将股本股金转走”的现象并不是“绝无仅有”，而是“较为普遍”，这不是对我们国家的“不信任”么？我心中大为震动；照那样下去，香港到97年回归，到底还能有多少经济实力？还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么？我为此感到深深地担忧。因此尽管我这次“身上有钱腰杆硬”，亲友待我也比上次热诚，我还是只在香港“太古城”住了两个晚上就匆匆回到深圳了。

去年(1996)年2月底，我第三次到了香港。这次是去了台湾和哥哥奚承祖聚会以后回来路过香港的。仍然住在“太古城”。这次我的心情非常愉快，鲍善士的儿子鲍为春一见面就春风得意地告诉我：他撤到加拿大的公司股本早就转回香港了。不仅这样，他还在广州投资兴办了一家机械化程度很高的五金厂，产品不仅在国内销，还远销到东南亚市场，他还

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现在香港同胞不仅有高涨的“盼回归”热情，对未来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着信心，还大多看准大陆市场，纷纷前来投资办厂。“撤走的资金转回来”的情况，就更普遍了。我为香港同胞信任祖国热爱祖国的行为万分高兴，我更为我自己——一个中国人在香港受到热情接待，周道关怀感到自豪。正如俗话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堂兄鲍善士的居室在香港一幢高楼的十六层，我站在楼内窗口，看到近处街头车流不断，远处机场客机起降不息，联想到“香港明天会更好”，在即将告别亲友离开香港的时刻，内心深处不觉生发出了对那里依依不舍的感情来了！

正是由于自己有过三次在香港的不同经历和感受，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在香港缓缓升起，高高飘扬的时刻，我硬是抑制不住心跳，在万分激动中流下了欢乐的泪水。我想：“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已经在香港顺利实施，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全国完全统一的日子，也可能不会太久了。到那时，我们骨肉团聚，畅叙同胞手足情，该是何等地欢乐愉快啊！我期盼着那样的大喜日子早一些到来！

作者系“民建”会员

簇桥乡镇企业的由来与发展

罗开华

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叫社队企业,而在五、六十年代则叫社办工业。五八年大跃进,簇桥将场镇上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生产合作社合并并扩大发展,先后办起了丝线社、缝纫社、农具社、酿造厂等一批社办工业,公社(乡)还设置了工业科,由高学文任科长。随着公社化大食堂的解散,社办工业逐渐转变成场镇集体企业。六十年代初,在人民公社要“以粮为纲”,反对“不务正业”的“浪潮”中,原来属于金牛区办的成都骨粉厂、红牌楼塑料厂、皮件厂等好的大一点的企业收归市管,而社办工业当然也就全部交归区二轻局管了。

六十年代中期,簇桥又先后办起了机械厂、汽车修配厂等企业。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这些厂被工作组宣布为“地下黑工厂”而解散,农村只搞“农业学大寨”,农民只能“以粮为纲”,所有集体企业再次被收归市管或区管,农村一律不准办企业。

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在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下,簇桥办起了公社农机站,并很快由管理、维修拖拉机等农机具迅速演变成具有车、钳、刨、铣、钻、焊、镗、磨等加工机械,生产出了当时省内农机系统急需的柴油机油嘴油泵试验台等大型设备,逐渐成为了省市区三级的农机化试点公社和先进农机站。七十年代簇桥被指定为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水田机械表演现场。一系列为双季稻生产服务的

水田机械的制造与改良,促进了簇桥机械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和技术人才。

七十年代特别是党的“九大”前夕,农村掀起一股大力发展有线广播网的热潮,为了解决架设有线广播线的电线杆,簇桥在河坝头(今簇桥农村巷小学大门与工商所一带)因就地取沙石方便,办起了为金牛区广播站加工有线广播电杆的簇桥水泥预制品厂,再一次开始了社办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将“四清”运动后期准许办起来的公社修缮队与公社农机站等一并纳入公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并于一九七五年正式设置了簇桥公社工业办公室,简称工办,由罗开华任主任,党委副书记刘益如分工主管,公社党委书记谢体贤亲自抓社办企业的兴办。紧接着,公社油毡厂、缝纫厂、竹器加工厂、油染帆布厂、菱苦土厂先后开办,簇桥的社队企业从无到有,开始走上了由小到大的稳步发展,逐年扩大的发展新阶段和农村经济由穷致富的必由之路。

一九七五年,成都市委派出了以市委农工部长张力夫为首的社队企业调查工作组进驻簇桥公社,开展了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方面的广泛调查,一改以往限制农村办企业的做法,大力协助公社解决筹办企业中诸如缺电、缺钢材、无原材料计划指标,购买机器设备难等急需解决的困难,使簇桥公社迅速成为村村通电,社员照明用电和打米磨面用机器,社队企业大发展。在市、区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社队企业由无计划、无指标、无人管的“三无状态”一下子成为了各级抓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点,全市掀起了大办社队企业的热潮,簇桥也成了省、市、区抓社队企业发展的重点和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先进典型。农牧渔业部社队企业总局还将